

《圣经·旧约》叙述中的心理描写

刘 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 要:现代叙述学理论把人物的心理描写分为“外部视点”与“内部视点”,前者使用直接引语,引用人物的所思所想,后者则由人物予以转述,使用间接引语。《圣经·旧约》叙述中的心理描写绝大多数表现为直接引语,但在某些语境下,“说”可以转化成“想”,直接引语可以转化成间接引语。在叙述功能上,由外部视点决定的直接描写为阐释性的,而由内部视点决定的间接描写则为反思性的,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构成“圆形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圣经·旧约》;叙述学;心理描写;视点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7)03-0073-04

著名学者奥尔巴赫的《论摹仿》从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中分别选取了“奥德修斯的伤疤”和“亚伯拉罕受试验”两段叙述,通过对比分析指出荷马史诗中“思想和感情被充分地表达出来”,而在《圣经》描写中“思想和感情没有被表达出来,只是通过沉默和片断化的言谈暗示出来”^{[1](P111)},即把人物的内心活动置于“背景”之中。但他又指出,《圣经》描写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表现具体人物的‘多层次’”,“犹太作家能够表现人物意识的不同层面的同时并存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冲突。”^{[1](P13)}问题是如果“思想和感情没有被表达出来”的话,读者怎么才能意识到“人物意识的不同层面”,并进一步感知它们之间的冲突呢?这一对比分析,使人感到《圣经》叙述似乎对心理描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只关注人物的外在行动。今天看来,用奥尔巴赫的结论来描述《圣经》文本的文学特征显然存在缺陷。有学者批评说,这一结论是“无法概括全部事实地过于宽泛”。^{[2](P17)}事实上,《圣经》文本特别是《旧约》叙述揭示了人物丰富微妙的内心世界,需要从现代叙述学角度加以认真分析。

苏联著名学者乌斯宾斯基认为,“视点”是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结构因素,分为意识形态、话语、时空和心理等四个层面。在心理层面上,既有外部视点,也有内部视点,前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使用“他做了”、“他说”之类的句子;后者则从某一人物或全知叙述者的角度出发讲述故事,使用“他想……”、“他觉得……”、“他看到……”等词语来表达人物的内心状态。同时,内部与外部视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作家可用“看来”、“显然”、“仿佛”等情态词语或者“他似乎想了一下”、“某人仿佛想”等插入语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体验,把“内心状态的表达转换为客观描写”。这些情态词和插入语被称为“陌生化的语词”^{[3](P79-80)}。英美传统的叙述学多从语法人称(grammatical person)的角度把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分成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其中第三人称叙述又可分成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direct / indirect discourse),前者是叙述文本直接“引用”人物的所思所想,后者则予以“转述”,并改变原有的人称、时态、标点

收稿日期:2007-01-13

作者简介:刘 林(1965-),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符号等。^{[4](P139)}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作家比较偏爱直接话语,而17世纪之后的现代作家更多地使用间接话语,甚至将其发展成“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style),完全不用各种“他想、他心里说”等连接词语,人物的所思所想和叙述者的描述纠缠在一起,使读者难以判断这种“自由”的间接话语何时起止。

上述两种观点既有分歧也有共同点。大体说来,俄罗斯传统的“视点”理论强调的是“谁在看”,而英美传统的更注重分析“谁在说”。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说”都等同于“看”。乌斯宾斯基的“外部视点”的核心是预先存在着某一观察者,负责实录或报道看到的一切,其中包括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语言活动。外在旁观者努力追求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留语言行为的原始形态,需要使用直接引语;而“内部视点”从某一人物的角度出发构建叙述文本,只能深入到这一人物的内心而不能涉及其他人物,没有了记录者,也就不能把人物的语言活动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只能转述人物话语,需要使用间接引语。从心理描写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认为在第三人称叙述中,直接引语是基于外部视点的描写,而间接引语则是基于内部视点的描写。

西方学者公认法国作家福楼拜是娴熟运用上述技巧的大师,《包法利夫人》中的一段心理描写就综合运用了直接引语和间接这两种引语形式。“‘可我还是爱他的!’她自言自语地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她并不快活,她从来就没有快活过。为什么她生活里老得不到满足,依靠在什么上面什么就马上垮掉?……唉!这都是梦!”^{[5](P329-330)}这里,“可我还是爱他的”一句,是“自言自语地说”的内容,表明前面那句话出自包法利夫人,叙述者照搬过来,描述人物心中某种眷恋之情,让人物自己说出切身感受,使用第一人称,有冒号、引号,动词使用现在时态。直接话语之后的长篇描述则被转换成间接话语。首先它用第三人称,动词时态和标点符号作出相应变动。其次,直接引语前面的“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句话,暗示喃喃自语的内容仍然可能被听到的;而间接话语的长篇描写则是不出声的,像是人物的“腹语”,别人肯定无法听到,它展现出人物思绪的众多瞬间,包含了从失望到新的希望,再到彻底幻灭的数个阶段。

由此可见,无论欧美叙述学理论还是具体文本,都揭示出心理描写的两种方式:一种由旁观者记录人物所思所想;另一种则由人物自己加以转述,竭力消除旁观者或叙述者存在的痕迹,创造一

种客观叙述的效果。前者表现为直接引语,构成直接的、外部的描写,后者使用间接引语,形成间接的、内部的描写。以色列《圣经》文学学者西蒙·巴埃弗拉特曾经把《圣经》塑造人物的方法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6](P43)}作为人物塑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旧约》叙述中的心理描写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区分。

二

《旧约》叙述中的直接心理描写通常运用两种形式,或者用比较简单的词语来描述人物某种心境,或者直接引用人物的自我对话。《创世纪》描写耶和华看到世人罪恶众多,“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纪》6:6)^①《撒母耳记上》描写大卫的营寨遭到亚玛利人的劫掠,“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撒母耳记上》30:6)参孙故事中,“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士师记》16:16)这些片断用“后悔”、“忧伤”、“焦急”、“坚固”、“烦闷”等词语,简明扼要地写出了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内心感受。

《创世纪》第38章写犹大的长子珥做恶触怒耶和华,没有留下后代就死去了,其妻他玛在家守寡。犹大就让次子俄南和他玛同房,希望生下后代;但俄南却违抗父命,不使他玛怀孕,结果也死了。这时,犹大只剩下尚未成年的三子示拉,“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创世纪》从37章直到结束,描写了两代人争夺长子继承权的斗争。这一斗争既表现在犹大、约瑟等兄弟们之间,也表现在犹大的几个儿子之间。按照《申命记》第25章的说法,“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于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犹大的长子珥犯的罪恶,书中没有记载,次子俄南显然因为违反了这一律法而死去。这让犹大极其恐慌,只好打发他玛暂回娘家,“犹大心里说”云云,就揭示了这一行动的心理动机。古代以色列最早的国王扫罗登上王位后和非利士人开战。他没有等待先知撒母耳的到来,就僭越职权,代替先知撒母耳向耶和华献上了燔祭。后来扫罗对撒母耳解释:“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

母耳记上》13:11 - 12) 国王献祭,无疑是超出常规的古怪举动。这一对话引用了扫罗的“我心里说”,表明扫罗还没有坚信自己就是耶和华膏立的以色列人之王。面临强敌,内心恐惧压倒了对神的信仰,匆忙献祭来寻求保护却适得其反。这是后来耶和华拣选大卫代替扫罗的原因之一。

《旧约》叙述还经常把上述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形成“形容词语 + 内心对话”的方式。《创世纪》第 28 章写雅各接受了父亲以撒的祝福,离家前往哈兰寻找耶和华所赐之地,晚上梦见神的使者从天梯上来往上下,而且耶和华许诺赐予他现在躺卧之地。雅各醒后,“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既使用了“惧怕”这一简单的形容词语,又引用了一段内心话语,来强调人物的内心感受。他第一次见到耶和华,对神充满敬畏之心,这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正是神的居所,他随后命名这地方为“伯特力”,意为“神殿”,从此他坚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同时他也意识到,神的显现意味着耶和华的拣选,从此自己将身负神的使命。

又如《撒母耳记上》第 18 章写大卫迅速崛起,威胁到扫罗王的地位,两人之间冲突不断。特别是大卫在战场杀死众多非利士人,百姓欢唱到“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这话,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一心想害死大卫,就趁大卫弹琴时,“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这段叙述看似简短,其实层次很多,先写扫罗对百姓歌谣的反应,接着表现他的抱怨、愤恨和内心谋划,最后是他谋杀行为的结果。对扫罗谋杀大卫的动机和结果叙述得很清楚,却唯独忽略了最有戏剧性的谋杀场面的描述,让心理描写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整个叙述中,心理描写出现三次,第一次是简单词语描写“扫罗甚发怒”,第二次是扫罗的“说”表现出怨恨之情,第三次是扫罗的“心里说”。可见《旧约》叙述的某些章节专注心理状态,对外在行为反而描写得很简略。

由此可见,这类心理描写都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对心理动机的定性式描述,确定人物心理的基本状态,然后引用人物的内心话语来继续加强前面的定性描写。两部分的主旨前后一致,二者的效果叠加起来,展示人物的心理动机就更有说服力。其次,这些心理描写出现的时机并不确定,既可在行动之前,也可在行动之后。但它们都聚焦于产生行动的心理动机,因此直接描写在叙述中承担着阐释功能,说明人物为什么必须如此行动。

三

初看起来,《旧约》叙述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时,绝大多数直接引用人物的“心里说”,使用直接引语。但某些直接引语在特定语境中可以被转化成间接引语甚至自由间接引语,即把某些“说”转换成“想”,把“说”的内容转变成人物意识的某些片断。当代研究成果表明,希伯来语原文中的“’amr”既可翻译成“说”,也可以翻译成“想”。^{[2](P118)}后来的译文翻译成“说”,完全没有顾及“思想和语言行为之间的含混之处”^{[7](P97)}。

《创世纪》第 17 章描写耶和华许诺亚伯拉罕和撒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不久,耶和华的使者再次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此时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这段叙述写出了夫妇两人此时的不同反应,亚伯拉罕的是“心里说”,直接引用了人物的语言。在撒拉“说/想”的行为之前,提到了撒拉三个动作:第一,她在“偷听”天使和亚伯拉罕的谈话;第二,她的月经断绝,这属于女性生理方面的隐私,而在撒拉的反应中明确写出;第三,她心里暗笑。这些动作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隐秘的气氛,暗示后面发生的事情极其隐秘。撒拉提供的信息,和亚伯拉罕相比,只有一处是新的,即她的月经已经断绝,因为除了撒拉自己,没有什么人可能知道她的生理状况。这就把叙述视角从旁观者转移到人物内心,从乌斯宾斯基所说的“外部视点”转到“内部视点”。她说的“我既衰败”云云有可能被转换成内心世界的瞬间活动。

间接描写的另一例证也出自《创世纪》。第 27 章中雅各骗取了父亲以撒的祝福后,他的哥哥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以扫的“心里话”怎么能被人听到,而且还会有人跑去告诉利百加呢?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以扫的“心里话”并不是一段成型的话语,而是他的某些想法,隐含着怨恨不满的情绪。他的心思会通过多种方式流露出来,但未必会表现为确定无疑的言语行为。这里的“心里说”也可以被理解成“心里想”。

间接描写还有一种类型,人物在对话中脱离

对话过程,说出来的话就可以被理解成人物内心活动,此时的叙述视点也会被转移到人物内心。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约瑟受到兄弟们的嫉妒,被卖到埃及为奴,但受到耶和华的眷顾,很快成为法老的权臣。后来他隐瞒真实身份,把粮食卖给前来购粮的兄弟们,暗中归还了他们的购粮银子,但扣押了兄弟西缅,威胁他们以后下次买粮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同母兄弟便雅悯带来。雅各得知后坚决反对,“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创世纪》42:36)他的长子流便向他保证绝不会伤害便雅悯,但雅各似乎没有听到,继续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这段话和前面的引语一样,都在继续申明反对态度,从这方面说,它在对话中没有提供新的信息。但“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等等,更像是一个屡受丧子打击的耄耋老人的自言自语,预言了再丧一子后的悲惨结局,这一结局此时和对话者流便没有关系,而只和雅各本人有关。他的话主要是在揣测这一结局。“在你们所行的路上”一语,既指真实的旅途,又暗示着他在怀疑这些人已经做下了坏事:雅各看到儿子们没花钱就买了粮食,但却不见了西缅,怀疑他们可能卖掉了西缅才去买粮,就像他怀疑这些儿子们以前卖掉约瑟一样。

在买来的粮食吃完后,迦南地仍然饥荒肆虐。雅各不得不再次派儿子们出去买粮。他吩咐儿子们:“又要手里加倍地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这里,“那或者是错了”一句含义模糊。什么事情错了呢?“错事”不可能指把以前带回来的银子“仍带在手里”,也不

可能指“也带着你们的兄弟”,他既然吩咐他们这样做,当然不会错。实际上,当提到“你们口袋里的银子”时,雅各几乎在瞬间就回想起以前自己的揣测,即这些儿子们出卖兄弟换钱。这句话不属于“吩咐”过程,和对话脱节,表达雅各某些想法。它暗示着他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揣测是错误的。他并没有明确告诉儿子们自己的希望,却竭力掩饰内心活动,将真实想法潜藏在和上下文都没有多少关系的话语中。

总之,间接描写不再提供心理状态方面的准确信息,而是致力于塑造反思中的形象。此时的人物更多地呈现出彷徨犹疑、局促不安的一面,似乎对自己的内心选择拿不定主意。就宗教信仰来说,尽管他们坚信耶和华的拣选,但神定的命运不会自动降临,耶和华的旨意必须在信仰者的个人行动中实现。《旧约》人物是行动中的人物。约瑟如果不能抵御波提乏之妻的女色诱惑,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大卫王如果不能果断地指定所罗门继承王位,就会使死后的王国陷于动荡……但另一方面,每当面临选择之际,何种抉择才符合耶和华的心意?除了少量的神示以外,没有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他们不断感叹:“我要往哪里去才好呢?”(《创世纪》37:30)而且,在信仰者的心中,信仰超越世俗意义上的善恶标准,二者不会完全等同。雅各有多次欺骗行为,参孙坚持娶异族女子为妻,诸如此类的行为很难说是善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选择善行,只做好事就必然符合神意。《旧约》人物经常陷于矛盾和困惑,内心疑惑着“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创世纪》24:21)。成功的心理描写揭示出神意与人力、坚定与犹疑、被动与主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使得《旧约》人物很难用某个特定的形容词来界定,成为古代文学中的“圆形人物”。

注释:

① 本文的圣经引文皆出自《中英圣经:和合本—新国际版》(Berkeley: Hymnody and Bible House. 1990.),并在文中注明引用章节。

参考文献:

- [1] Auerbach, Erich. *Mimesi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2] Alter, Robert.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M]. New York: BasicBooks, 1981.
- [3] 鲍·安·乌斯宾斯基. 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与结构形式的类型学[M]. 彭甄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 [4] Martin, Wallac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M]. 张道真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 [6] 西蒙·巴埃弗拉特. 圣经的叙事艺术[M]. 李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7] Sternberg, Meir.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责任编辑:苗健青]